



党校研究成果系列

张凤江◎主编

文化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Philosophy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党校研究成果系列

张凤江◎主编

文化哲学概论

Introduction to
Culture Philosophy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化哲学概论 / 张凤江主编.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6

(党校研究成果系列)

ISBN 978-7-201-10645-8

I. ①文… II. ①张… III. ①文化哲学—概论 IV.

①G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60316 号

文化哲学概论

WENHUA ZHEXUE GAILUN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策划编辑	王 康
责任编辑	林 雨
特约编辑	王佳欢
装帧设计	汤 磊

印 刷	高教社(天津)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印 张	18.5
插 页	2插页
字 数	240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6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6.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22-23332469)

目 录

第一章 文化本体论 / 001

-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及文化要津 / 001
- 第二节 文化与文明解析 / 005
- 第三节 “文化”释义 / 009
- 第四节 文化的性质与特征 / 013
- 第五节 哲学视野中的文化 / 015
- 第六节 文化哲学是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 / 027

第二章 文化的内在矛盾性 / 030

- 第一节 文化的主体与客体 / 030
- 第二节 文化主客体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 048
- 第三节 文化发展中的矛盾关系 / 052

第三章 文化形态与观念文化 / 073

- 第一节 人类文化的历史形态 / 073
- 第二节 观念文化的现实展开 / 086

第四章 文化产业的发展与变迁 / 099

- 第一节 朝阳下的文化产业 / 099
- 第二节 文化产业兴起的背景与境遇 / 105
- 第三节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 / 129

第五章 中西文化的历史分野 / 156

- 第一节 中西文化的精神差异 / 157

第二节 中西文化的物化差异 / 167

第三节 走向开放、多元与融合的文化 / 176

第六章 虚拟社会的现实铺陈 / 190

第一节 网络文化:数字化的生存方式 / 190

第二节 互联网发展对文化建设的影响及对策 / 202

第三节 新媒体时代的文化人才 / 217

第七章 现代化运动中的文化 / 227

第一节 从国外现代化进程看文化发展 / 227

第二节 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发展 / 233

第八章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 / 254

第一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属性 / 254

第二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要任务 / 263

第三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职能 / 268

第四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基本目标 / 277

参考文献 / 287

后记 / 289

第一章

文化本体论

第一节 全球化背景及文化要津

全球化是工业化和商业社会发展的必然结局,全球化的到来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尤其对于原有社会的格局、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以及人类观念世界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甚或是超乎我们想象和出乎我们预料的。原有的似乎坚不可摧的秩序一朝土崩瓦解,传统的行为方式和守则被冲击得面目全非,在这些令人瞠目结舌的巨变背后,我们看到的无不是全球化这一强力推手的作用,而其中对于文化的冲击和改变则是最深刻和最具震撼力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0年完成的《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指出,在进入21世纪后,全球化、长途通信和信息覆盖正在改变人们界定和感受文化多样性的方法。过去在文化相对主义背景下提出的“文化的马赛克”或“地球文化马赛克”的比喻已经过时,再也不能描述人们对文化的偏爱了,“文化再也不是以前人们所认为的是个静止不变的、封闭的、固定的集装箱。文化实际上变成了通过媒体和国际因特网在全球进行交流的跨越分界的创造。我们现在必须把文化看作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产品”^①。

在西方中心主义观念的支配下,一些西方政治家和学者甚至认为,在意识形态对抗结束之后,各民族之间在经济贸易、旅游、媒体通信等方面的相互作用的增长正在产生一种共同的世界文化,随之而来的应当是一个以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制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普及为基础的全球一体化的时代。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9页。

然而科索沃上空轰鸣的飞机、阿富汗化为灰烬的巴米扬大佛、耶路撒冷的爆炸、伊拉克的炮火、“9·11”事件等都让我们不能不看到这表面繁荣下潜伏的危机。一方面,冷战结束以来,由国家分裂、民族矛盾导致的地区性冲突与局部战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其中一些国家内部的冲突多数与文化有关。诸如俄罗斯车臣地区的叛乱、尼日利亚卡杜纳地区基督徒与穆斯林地方政权的冲突、印度尼西亚针对华裔的暴乱、厄瓜多尔印第安人的政治权利之争、部分发达国家中移民与本地人之间的矛盾加剧等。另一方面,南北差距继续扩大,国家或区域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也从未停息。我们不能不看到,在分享现代技术文明成果的同时,不同种族、宗教之间的文化与价值的认同度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减弱了。因此,更多的研究者注意到21世纪人类面临的新挑战。他们把政治多极化、价值多元化、文化多样性乃至文明间的冲突看作新时代文明的标志。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曾指出:“在后冷战的世界中,人民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①他认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便是冷战后时代的世界是一个包含了七八个文明的世界。文化的共性和差异影响了国家的利益、对抗和联合,政治和经济发展的主导模式因文明的不同而不同。权力正在从长期以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非西方转移。全球政治已变成了多极的和多文明的。”^②1998年,联合国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了文化发展政策政府间会议,并在会议报告《我们创造性的多元化》中提出了“尊重各个文化和各个文化被其他文化尊重的义务”。致力于推进经济全球化的世界贸易组织的总干事雷纳托·鲁杰罗也曾坚定地指出:“把整合中的经济、民族与文明管理起来,使每一种都保持独有的身份和文化——这是我们这个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作出的伟大承诺。”^③

究竟什么是21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主旋律?在我们看来,文化的多极化也许能更真实地反映当今世界的现状。而面对多文明、多色彩的新世界,如何确定中华文明的坐标,如何选择我们未来的方向与道路?这也许是每一个有民族自尊和责任感的中国人都应考虑的问题。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文明

① [美]塞缪尔·亨廷顿著:《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6页。

② 同上,第8页。

③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69页。

的发展速度和发展水平超过了其他文明,以至于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不少中外学者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把工业化、信息化等现代科技进步看作西方文明的必然产物。为此他们不遗余力地向西方寻求真理,甚至扬弃本民族的传统,从制度到生活方式上全面模仿西方,并将其作为现代化的唯一模式和人类文明发展的归宿。然而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告诉我们,西方文化同样存在着自己难以克服的内在矛盾。例如,由于崇尚征服与战争造成的信仰与人道危机,由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引起的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反抗,由工业化和过度开发带来的环境危机与资源危机,由工具理性、物质主义盛行带来的价值危机,由非理性与欲望的张扬和对现代性的质疑带来的理性精神的危机,由对经典艺术范式的颠覆带来的消费文化的泛滥等。因此,20世纪西方相继兴起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文化运动都举起了反传统和批判主流文化价值的旗帜。相反我们看到,东方文明中也存在着推动现代化和人类文明进步的内在动力,人们从20世纪后期东亚经济的崛起中看到的儒家精神的驱动作用便是一例。由此,文化的多元化及文明之间的交流与融通便已成为题中应有之义。于是,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互动开始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曾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文明间的碰撞与交流:从丝绸之路到唐僧取经,从十字军东征到成吉思汗的西征,从马可·波罗的东方之旅到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从郑和下西洋到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西学东渐等。仅最近的数百年间,影响较大的文明间的碰撞即有16世纪以来的西方殖民化运动、中国的鸦片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东战争与伊斯兰革命、20世纪世界性的现代化浪潮等。当然,这些所谓的交流并非是完全建立在主动选择和平等互信基础上的对话,往往是与暴力或强权方式相伴随的单方向的文化输出和渗透。此种东西方文明间的交往与冲突尤为令人关注。

我们知道,在人类千差万别的生存模式中,东方与西方两大迥然相异的文明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及其富有戏剧性的历史命运,早已激起各国有关识之士的认真思索。在这当中,古老而生生不息的中华文化同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对立与消长则更为关心人类前途的智者所关注。从汉唐的丝绸之路到四大发明的“西化”,再到启蒙时期的中学西渡,在一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上,中华文明的灿烂果实曾经对欧洲文化的进步做出过不朽的贡献。然而近二百年来,随着西方国家在近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中迅速崛起和强盛,西学东渐已成为一股不可阻挡的世界性

潮流。为饱读诗书的士大夫们所不齿的“夷狄”文明终于凭借着从中国引进的罗盘和火药轰醒了闭关锁国的沉寂中土，近代中国这才不得不开始认真了解和接纳西方文化。从“师夷长技以制夷”“中体西用”等无可奈何的权宜之策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的对西方近代文明的全方位介绍与吸收，从马克思主义的东方化到今天改革开放的战略选择，我们总算摆脱了闭关锁国的历史阴影。而在西方，从对丝绸、瓷器的猎奇赏玩到十七、十八世纪景仰东方礼仪之邦的“中国热”，从以武力为后盾的文化征服与掠夺到今天重新从古老的东方智慧中寻求发展的潜能和精神的依托，同样也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总之，这两大文明在漫长的发展嬗变中经历的一次次交流与冲突，无不给人以这样的启示——从隔绝到沟通，从冲突到交融，每一株人类文明之树的成熟与壮大都离不开全人类文化土壤的滋养，每一种文化结出的果实都会对人类共同文化的建设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开放吸收方能发展，保守封闭必致衰亡，这正是世界各国文化进步的历史总结，也是痛定思痛的历史反省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启迪。

曾几何时，人们再也不可能闭目塞听地满足于天朝上国的自尊、“日不落”的傲慢、原始丛林的丰饶自足和超级大国凌驾一切的垄断。无论是一厢情愿的国粹主义、东方文化救世论还是风靡一时的欧洲中心主义，都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人们已懂得不再轻易地带着“异端”“没落”“野蛮”之类的有色眼镜去打量某一种处在边缘的异域或异族的文化。他们深知“如果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精神创造无法抑制的表达，那么差异的创造就同样是不可动摇，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压制和窒息它”^①。于是他们主动地关注和研究来自异域的文化信息，以便通过寻求一种“他者”的视角，更客观更冷静地来审视、印证并改善自身的本位文化，确立自己的文化身份。在惊异于人类文化形态的斑驳陆离之余，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全球意识和文化眼光去关注自己生活天地之外的世界，开始冷静深入地思索造成人类千姿百态的文化差异的根源和条件，考察和推测着每一类文明模型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以求从这五色的文化圈中找寻一条通往新世纪人类文明版图的最佳路径。

正基于此，当今天我们为古老的中国文化的复兴而孜孜求索的时候，就不能不把探求的视野扩展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也不能不站在新的高度上以

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报告——文化的多样性、冲突与多元共存（2000）》，关世杰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世界,也审视我们自身。因为开放吸收的第一步便是了解和识别。文化学的常识告诉我们,无论我们要了解何种文化——包括我们自己的文化——都必须将它放到与其他文化的关系和对照中去认识,否则,我们将可能把那些仅仅属于特定社会的价值和习俗当作人类固有的信念和行为。这也许是当今世界文化人类学、文化哲学、跨文化研究及跨文化比较等研究领域方兴未艾的内在动力。

一百多年来,我们在探求民族复兴的道路上曾对此有过不断的探求和思索。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兴起的“文化热”无疑也是基于同样的大背景。当然,它对于刚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拓展了视野、正全力向现代化迈进的中国学界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那一场文化学知识大普及的热潮中,一个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曾经出现过多次的论争——怎样认识和评价中国的文化传统?如何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又一次成为讨论的热点。不过这一次提出问题的性质已与过去有所不同。历史上的几次文化论争都与国家处在危急存亡关头的政治抉择联系在一起,因而往往难以耐心深入地展开学术探讨。而今天,我们能够真正地以一个自主、自立、自强民族的开放襟怀,通过客观平实的剖析,从文化背景、民族精神、文化心理以至各种具体文化形态等诸多层面来探讨中西文化的差异、短长与文化交流的前景。在此基础上,再解决所谓“中西体用之争”和对中华文化传统的认同问题,也许能达成更具洞见且富有实践意义的共识。这可以说是当今投身文化学研究的新一代学人的共同目标,也是我们之所以有勇气选择中西文化比较这样一个难度甚大的课题之初衷。也正是因此,我们才必须将跨文化比较作为认识的起点,把正确理解中西文化的基本精神、探索中国文化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作为我们讨论的归宿。

然而人类的文化视界如此广阔,我们要在中西文化的浩瀚海洋中航行,还必须建立起明确的航标,否则我们仍将难以避免在茫无边际的漂流中寻不到彼岸而迷失,为此,我们还需对文化视角及各种关联作出必要的说明。

第二节 文化与文明解析

什么是文化?这是一切文化研究和文化比较都需面对的元命题。但是不知人们是否注意过,“文化”这个似乎人人都能信手拈来、运用自如的普通术语,却没有得到一个被普遍认同的确定含义。尽管每个人都在使用它,但不

同的人赋予它的内涵和外延都有很大差异。广而言之,文化可以包容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全部文明成果,但在日常应用中,它有时却仅指最基本的书本知识,如中国人所谓的“学文化”,往往用词的人自己也并不深究其中的差别。当然这也无须见怪,即便在十分专门化的学术领域,对文化概念的阐释也是长期聚讼纷纭,难以定论的。仅在美国人类学家克鲁伯和克莱德·克拉克洪写于1952年的《文化:概念和定义批制分析》一书中便列举了自1871年以来西方学者关于文化的164种定义。而从那以后,各种新的定义有增无减,甚至有人称已达万条之多。这一方面由于人们对文化内涵的认识与研究尚在不断深入,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人类的文化现象本身的涵盖面太广,它似乎无所不在,无穷无尽,人们常常只能从某一特定的层面或角度入手对它加以把握和研究,不然将由于对象过于宽泛而难以着手。为此,我们还需从语义分析入手,对文化的多重含义与特征作一番梳理,以便恰当地选择进行比较的切入点。

汉语中“文化”一词初见于西汉刘向所编的《说苑·指武篇》一书中的“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其中的“文化”用如动词,意为以文德教化之,其源似出于《周易》中“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之句的凝缩。这一词义之后被引申为概指文治与教化,如西晋束皙《补亡诗·由仪》中有“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之句。另如南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中的“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其用法已与今天近似,然查其本意,恐仍不出文治教化的观念。上述含义发展到现代汉语,演变为指一般知识和教养的语词义,如“文化程度”之类。这与我们将要探讨的文化学意义上的文化概念尚有一定距离,而文化作为专门术语的意义实与西方文化人类学的兴起有关。

西语中“文化”一词多源于拉丁语的“cultura”,原意为对土地的耕耘和改良,植物的栽培,如英语、法语的“culture”和德语的“Kultur”。这一含义在少数现代英语词中仍保留着,如“agriculture”(农业)、“horticulture”(园艺)。不过古罗马著名雄辩家马库斯·图留斯·西赛罗在使用“文化”一词时却已赋予它比喻的意义,他采用了“耕耘智慧”(cultura mentis)的说法。而类似用法于16世纪初才在英语中出现,意指为增进某种东西的质量所作的审慎努力,如“工艺的改进(the culture of the arts)”,以后又出现了“精神耕耘(mental culture)”及“智力耕耘(intellectual culture)”等用法。但直到19世纪中叶仍很少有人单独将“文化”作为术语使用。在法语《通用词典》中,对“culture”的阐释是“人类为使土地肥沃、种植树木和栽培植物所采取的耕耘和改良措施”。到18世纪,一

些法国学者如伏尔泰、沃弗纳格等开始在较完全的意义上使用文化一词,用以指训练和修炼心智或思想、趣味的结果和状态。很快这个词被用来形容一位受过教育的人的实际成就——良好的风度,文学、艺术和科学,所有这些都可被称作“文化”。在1878年埃米尔·利特雷编纂的《法语词典》中,已将“文化”解释为“文学、科学和美术的修养”,并提到了它作为“培养”和“教育”的同义词的用法。在德语中最早不带限定词地使用文化这个词的是17世纪初德国的法学家塞缪尔·普芬道夫,他把文化理解为对人的肉体、心灵和精神能力的培养,即为了完善人自身的本性而增补的知识。到18世纪,德国思想界开始流行“Bildung”一词,它的内涵是指对人进行智力、美学和道德方面的培养,并通过这种培养的具体化来概括人类的未来和目的。这一词义在别的语种(如法语、英语)中的相应术语即“文化”,但它有时也可译为教育或教化。由此可见,人们对文化的理解有着越来越丰富的趋向。

到20世纪60年代,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提出:文化一般有三种定义。首先是“理想的”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就某些绝对或普遍价值而言,文化是人类逐步走向完善的一种状态或过程。其次是“文献式”文化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知性和想象作品的整体,这些作品以不同的方式详细记录了人类的经验。最后是文化的“社会”定义,根据这个定义,文化是对一种特殊生活方式的描述,这种描述不仅表现艺术和学问中某些价值和意义,而且也表示制度和日常行为中的某些意义和价值。^①从上面的语源考察我们可以看出,中西语中文化一词的本义虽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内涵都是逐渐向着肯定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对自身的塑造这一思路延伸。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才发展出现代意义上的文化概念。正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所概括的:“文化概念最初是指人对自然的有目的的影响,以及人本身的培养和训练。培养不仅包括培养人们遵守现有准则和习惯的能力,而且包括鼓励他们遵守这些准则和习惯的愿望,使他们相信文化能够满足人的全部要求和需求。任何社会的文化都包含这两层意思。”

我们要全面把握文化这一术语在运用中的变化,还需了解一个与它关系密切的概念——“文明”。“文明”作为文化学的基本范畴之一,在许多学者(如泰勒、汤因比等)的著述中往往与“文化”较自由地交替使用。而在英语和法语中,它们的日常用法和释义也十分接近。汉语中“文明”一词早在《尚书》

① 参见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125页。

和《易传》中即已出现。《尚书·舜典》称舜帝“浚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其疏曰:“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周易·乾·文言》中有“潜龙勿用,阳气潜藏。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句,孔颖达解释为“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另《周易·大有·彖》有“其德刚健而文明,应乎天而时行,是以元亨”;《周易·贲·彖》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其含义均近于文采光明,文德辉耀。至清初李渔在《闲情偶记》中有“求辟草昧而致文明,不可得也”之句,开始隐含与蒙昧相对的有文化状态的意味。但文化在现代意义上的运用仍来自西方的理论。

倘若我们作一番语源考察,就会发现西方语言中的“civilization(文明)”一词的出现与城市文化的兴起有关。因为文明的词根“civil”在法语和英语中均指城市的公民,而“civil”的广泛运用正是与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出现的所谓“公民化”的文化新气象连在一起的。我们似乎可以作下述推论:如果说文化的观念来源于人类最初的自觉创造活动——农业耕作的出现,那么文明则应被看作文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即产生了不从事农业的人群的聚居点之后的产物。因此,人们便把文明解释为“开化的行为和状态”(《法语词典》)或“人类社会进步的状态”(《辞海》),即指一种较高级、较发达的文化形态,而与“野蛮”“原始”相对立。这种理解在文化研究中的影响便是人们通常不用“原始文明”或“爱斯基摩文明”等词语,然而在谈及中国、希腊或欧洲、日本这样一些成熟的文化时,“文明”和“文化”却可以随意互换。

不过仍有部分学者致力于进一步确定文化与文明的差别。如21世纪一些德国学者便倾向于将文化限定为精神现象,而用文明来概括那些制度化、形态化的社会现实,如政治、军事、法律及物质技术的增长等。然而美国学者巴格比却试图用文明一词将较大、较为复杂的文化与较小、较为简单的文化相区别,因此他仅把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希腊、西欧之类“最大而独特的实物”称作“文明”,而将它们所覆盖的一些独特的民族文化叫作“亚文明”。但更多的学者则不加细究地把文明作为文化的广义解释,用它来描述那些综合性、整体性较强的文化事实。为此,他们在区域性的文明之外,也广泛地使用诸如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精神文明之类的概念。我们在这两个术语的运用上也拟采用这种较宽泛的标准。

第三节 “文化”释义

随着文明的发展和人类对自身研究的日益深入,人们对“文化”一词的运用和阐释愈加广泛和自觉。第一位从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总结和概括的是英国学者泰勒,他在《原始文化》一书中明确指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人类在各种各样机会中的文化状况,在其可能按一般原理加以研究的范围内,是一个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规律的课题。泰勒对文化的描述成为一个里程碑,为文化的研究开拓了更加广阔的视野。继泰勒之后,中西学者开始对文化的内涵及其涵盖范围展开了广泛的探讨,他们对于文化概念的阐述归纳起来大致有如下思路:

1. 把文化看作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综合体

对文化的这种理解概括了人类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全部物质与精神财富以及人们的生活方式。如美国学者克拉克洪和凯文·凯利认为:“文化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包含器物、信仰、习惯以及被这引起习惯所决定的人的活动之一切产品。”^①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教授德·保罗·斯查尔福将这一观点阐述得更为详尽。他指出,“文化”是我们过去和现在所创造的精神上、心灵上和物质上的一切事物……文化是一个整体,不仅包含思想观念、发明创造、人工制品、价值观念、信仰和艺术作品,还包括经济制度、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政治体系、宗教信仰、法典法规等等。实际上它包括我们能想象的一切事物。

中国的许多学者也坚持类似的观点。例如,国内较早进行东西文化比较研究的著名学者梁漱溟认为:“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他曾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对文化的内容作了十分详尽的阐述,梁漱溟先生说道:

据我们看,所谓一家文化,不过是一个民族生活的种种方面,总括

^①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起来,不外三个方面:

(1)精神生活方面,如宗教、哲学、科学、艺术等是。宗教文艺是偏于情感的,哲学、科学是偏于理智的。

(2)社会生活方面,我们对周围的人——家族、朋友、社会、国家、世界——之间的生活方法都属于社会生活一方面,如社会组织伦理习惯政治制度及经济关系是。

(3)物质生活方面,如饮食,起居种种享用,人类对于自然界求生存的各种是。^①

这一类观点在中国、苏联等一些国家当代的百科全书或辞典中,一般被称为文化的广义解释。

2. 把文化理解为人类精神现象或观念形态的总和

部分学者认为没有所谓物质文化这样的东西,“一个壶并非文化——所谓文化者乃在器物背后的观念。而祈祷和礼仪只不过是一个文化观念之可见及的表现方式而已”^②。基于这样的认识,有的学者主张从精神现象或思想史的角度来解释文化概念。如美国佛蒙特大学威廉·A.哈维兰教授在《当代人类学》一书中称:“文化不是可见的行为,而是人们用以解释经验和导致行为并为行为所反映的价值观和信仰。”另一位人类学家太洛尔更明确地阐述道:“所谓全体的文化意即一个人生下来由学习得到的或由创造得到的一切心灵建构或观念。‘观念’一词包含这些范畴,例如态度、意义、情操、情感、价值、目的、兴趣、知识、信仰、关系、组合……”^③同样,中国的《辞海》也把文化解释为“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也曾谈到“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

3. 强调文化作为人的社会行为与习俗的意义

美国学者菲利普·巴格比在《文化:历史的投影》一书中提出:“人工制品所引起人们的兴趣,只是因为含有制作和使用它的人们行为,这里不需要把物质客体作为一个范畴包括进文化,以致使我们关于文化的概念变混。”许多人类学者及社会学家也持类似的观点。如奇森认为:“文化是由学习得

① 梁漱溟著:《梁漱溟学术精华录》,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88年,第7页。

②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40页。

③ 同上,第39页。

到的,由社会传递而来的行为或风俗。分开来说,一种文化意即有地域限制的,多少各不相同的和有独特性的行为系统。例如,爱斯基摩文化、卡奇印第安文化。”^①范·班纳特称:“文化是一切群体的行为模式,我们把这些行为叫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是一切人群之可观察的特色。”^②社会学家里德·贝恩则说:“文化是以社会符号为媒介的行为总和。”^③总之,他们都将各种各样的人类行为和支配人的社会行为的风俗看作文化的基本内容。

4. 把文化主要视作人类的艺术活动及富有仪式性的民俗活动的概括

这是一种较为普遍的认识,如在西方传统人文主义观念中,文化的领地便是博物馆、图书馆、剧场、歌剧院等。因此人们通常在谈文化时,往往排除了经济、政治乃至教育等方面的观念与行为。事实上,这样的理解在当代依然存在,如目前许多国家的政府机构中都设立了与实业、科学、教育等部门并立的文化部。在中国的各级地方行政机构中还设立了相应的文化局、文化馆之类,其业务范围多为上述领域。此外,一些国际性机构也是按此理解来构造相应的组织的,如“欧洲文化合作委员会”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上述种种观点大都是从现实文化的内容或现实出发来把握文化的含义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试图从功能、性质或意义等角度来阐发文化概念。

5. 把文化理解为一个社会的传统行为形式或全部社会遗产

一部分学者,尤其是历史哲学家十分重视文化的历史传承性质。如克鲁伯说道:“一堆学得和传承的自动反应、习惯、技术和价值以及由之而导出的行为,乃构成文化的东西。”^④日本文化学家祖父江孝男也认为,文化是“由后天被造成的,成为群体成员之间共同具有且被保持下来的行为方式”^⑤。美国学者李·巴尔格则指出:“一个群体的文化乃社会遗产的全部及其组织。这些遗产获得了社会意义,因为各个种族各有其不同的气质以及群体的历史生活。”^⑥这里所说的社会遗产按照其他学者的解释可以包括能够从这一代传给另一代的所有事物,但这种传承与繁衍不是借生物遗传的方式,而是一种历史的承继,即所谓人类社会生活的沉淀物或者叫传统。当然,这一观点

①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41页。

② 同上,第34页。

③ [美]怀特著:《文化科学——人和文明的研究》,曹锦清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80页。

④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30页。

⑤ [日]祖父江孝男著:《简明文化人类学》,季红真译,作家出版社,1987年,第37页。

⑥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31页。

往往会忽略文化发展中的创造与变迁的因素。

6. 从功能和价值层面来认识文化的意义

这是探讨文化概念的又一思路。我国著名学者梁启超早在1922年撰写的《什么是文化》一文中便指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孙中山先生也曾阐述过近似的观点：“简单地说，文化是人类为了适应生存要求和生活需要所产生的一切生活方式的综合和他的表现。”^①与他们不谋而合的是以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为代表的功能主义文化理论，这种理论认为文化是“一个在满足人的要求的过程中，为应付该环境中面临的、具体特殊的课题，而把自己置于一个更好的位置上的工具性装置”^②。而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文化释义学”的代表人物克利福德·格尔茨则把文化看作象征和意义的体系。他说：“人类是由自己编织的意义的网眼所支撑的动物……所谓文化，就是这样的网眼。”^③他们所开拓的这些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某一文化现象产生的背景与原因无疑提供了重要的思路。

7. 强调文化对人的思想行为的潜在指导和规范作用

这一思路是另一类文化阐释的核心。如巴格比将文化定义为“除了在来源上明显属于遗传的，某一社会成员的内在与外在的行为规则”^④。这里所说的内在规则是指思想与情感模式。克拉克洪和凯利对此观点作了更详尽的叙述：“所谓文化乃在历史里为生活而创造出来的一切设计。在这一切设计中，有些是显明的、有些是隐含的；有些是合理的。有些是反理性的，也有些是非理性的。这些设计任何时候都是人的行为之潜在的指导……文化体系虽可被认为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也可被视为限制人类作进一步活动的因素。”^⑤很显然，这些学者指出的特定文化对人类思想行为的规定性与约束性，正是不同的文化类型和模式得以承袭和发展的重要根源。当然它是否是文化的根本性质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综上所述，所有这些关于文化的内容与特性的不同向度的思考和总结虽然各执一词，却恰好向我们揭示了人类的文化现实所具有的复杂性与多

① 转引自肖声：《文化概念考》，《湖南社会科学》，1989年第5期。

② 庄锡昌等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371页。

③ [日] 绫部恒雄编：《文化人类学的十五种理论》，中国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社会文化室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第152页。

④ [美] 菲利普·巴格比著：《文化：历史的投影》，夏克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114页。

⑤ 殷海光著：《中国文化的展望》，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第34页。